

沉河疑案，
数十载追凶不止，
短兵相接，上演正邪大搏斗

殊死较白刃

- ◆ 一场关于权力、
- ◆ 欲望、人伦、道德、
- ◆ 人性与良知的生死博弈。

杜河兵◎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殊死较真

- ◆ 一场关于权力、
- ◆ 欲望、人伦、道德、
- ◆ 人性与良知的生死博弈。

杜河兵◎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殊死较量/杜河兵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80680 - 680 - 7

I. 殊… II. 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5326 号

殊死较量

作 者 杜河兵

责任编辑 曹 严

封面设计 大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yw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南建筑印务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680 - 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610000

内容提要

传奇的人物,传奇的事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制造了当今传奇的奇特命案。穿过二十多年的时空,便演绎成这样一部生活矛盾斗争的传奇式小说。

花样的美女怀着仇火自施“美人计”委身于曾经强暴过自己的男人,最后复仇不成反扭曲了自己做人的人性;被当作“妖女”沉河的女丫,怎么也没让仇父想到二十几年后的她竟成了击碎他丑恶灵魂的剑手;权也要色也要财也要的“功能旺盛”的男人,官至副市长也没完全明白欲望与贪婪怎么把他推向了不齿于人类的黑色顶峰……于是小说便给你提供了一幅幅多视角审美的画卷:

可以说它是一部记录情场与官场相互倾轧的战争风云的书;

也可以说它是一部透视情欲性欲与私欲贪欲恶性膨胀的腐臭灵魂的书;

也可以说它是一部揭示现代人人性泯灭与良心异化蜕变的伦理搏杀的书;

也可以说它是一部展现正义与邪恶短兵相接的殊死较量的书!

小说取材独特,既深邃凝重,又意趣盎然。读来会让你感到:故事情节曲折,矛盾斗争尖锐,人物形象鲜活,文字激扬感人。

大起大落于不意中,大悲大喜于情理间,大结局却于意料之外。



第一章

导 读

大浪淘沙，风云变幻，历史推演到了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流水易是依旧，可气象变幻莫测，水情、人情变化无常。覃道人家为续本家香火，不惜行邪弄鬼，掀风鼓浪，竟闹腾得一时乌烟瘴气。

覃道人的独子覃大来好色成性，按通常的惯用说法那叫流氓成性，再加几分霸气，就没有他想要的女人弄不到手的。

他身体强壮魁梧，性欲旺盛，凡沾上他的女人没有不为那超凡的激情快感而大喊大叫的。

他乐此不疲。不惜挖班长的墙脚，把恩师那艳丽迷人的小女儿叶巧花弄进了怀抱，做了他的第四任老婆，便乐得夜夜不下马，着实玩得癫狂。然而，却因巧花生出了个“妖女”，就横心将好玩的巧花逼投了巴河，把亲生女儿给除“妖”沉了巴河，做了水鬼。

谁料，故作骚情的美女医生王雨花不顾哥王承国的阻拦，带着少女时的幽怨做了覃大来的填房妻，成了覃的第五任老婆。然而却让覃大来感到那床上的性味比起叶巧花来逊色多了。

覃大来便开始有了不解的郁闷。

1 野猫夜哭

覃大来跟他的对手王承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太色，在他的身边

001

殊死较量

的女人扎堆堆。这不，他伴着在城里医院生娃的就有两个。可几天过去了，总听不到生娃的消息传回，把个老爹老娘急得鬼火冒。

这天半夜，巴河风平浪静。突然从远山传来野猫（野猫：即野山兔，大巴山里偶见，叫声如似哀哭，被当地人视为不祥之物。）的哭号声：“咕咕——咕鸣咕，咕咕——咕鸣咕……”短一声长一声，一声接一声地凄啼。

陈旧的老房子里只剩下覃道人老两口。两花甲老伴，养精蓄锐了一个多月才尽情欢愉地做完了一场例行美事，正背对背各自进入沉梦。在昏暗幽深的山洞里，总也走不到尽头，大来娘踮踮着脚步，心里万分恐惧，吃力地挣扎得她大汗淋漓，突然一声鬼怪似的巨吼向她袭来，惊吓得她脚蹬手打地从梦中猛醒了过来。她一镇定不打紧，心里却是倏地一颤，那鬼野猫的哭叫哀号声正冲她的耳边来。

野猫的哭叫声，分明就嚎自这北塔后山岭，却又似乎从巴北城夜空传来，忽而远又忽而近，忽而近又忽而远的，怆惶悠长，叫得人心一阵阵颤栗，一阵阵恐慌。

这野猫叫声，大巴山老人们都称它作“鬼哭嚎”。视它大不吉，谁听到就必有灾祸降临。北塔后山岭是大巴山的一支小分岭，上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即使是经过“大跃进”的“大炼钢铁”，也没毁坏殆尽，深处依然顽强地保存着一片古木丛林。这山里不乏殃及人畜的野禽怪兽，却并没有那么令人惧怕，唯独这野猫的叫声倒如天煞凶神样令人毛骨悚然。

大来娘越是害怕听，那叫声就越是往她心里钻。怎么得了！怎么摆脱得了？她不由恐了起来，心子就跟着那一声声的哀号瑟缩发紧。

这年，是中国人不寻常的一九七六年，世人都曰非常年。自然百姓们都有些心里惶惶，怕招事。

大来娘再也睡不安了，就悄没声地摸索下床，点上油灯，到外屋净了手，然后又回到睡房，打开箱子，诚惶诚恐地请出一尊泥菩萨来。自她从潘家一嫁过覃家来就跟着丈夫覃道人信奉这个。这泥人是在二十七年前怀上大来时她特意上曾佛山寺庙里请回的“护符神”，多少年来他就靠敬奉这尊泥神保平安。她默默

地祷告一番又一番。然后再从床头壁柜里取出她暗地自制的焚香燃烛三炷，穿上由覃道人专给划了“符”的避邪服，瞅了一眼睡在床上的覃道人，便就轻手轻脚地出了门来。

来到房后观音岩，大来娘像是见到了救世主，毕恭毕敬地燃起香烛，对着观音菩萨忙不迭地作揖、下跪、磕头，口里念念有词地反复絮叨着心中的祈愿：“天灵灵地灵灵，观音菩萨最显灵……天煞神地煞神，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圣母神……爹亲亲，娘亲亲，最亲最敬的是南海观世音……”唱了一通歌功颂德的赞歌后，她便把话头一转，向观音菩萨提出祈求来：“南山阴风起，北山妖气邪，叩请观音菩萨镇妖孽……不问前生，不求未来，只求观音菩萨送子来……”叨完，还怕观音菩萨没听明白，又连作了几个揖，再三祈求再三许愿：“大慈大悲的救世观音，请你千千万万要保口我的儿媳妇在巴北城医院生下个男娃啊！一定要保我的孙儿平安哟！断不可让这鬼野猫给符了灾邪呀！拜托你了，救苦救难的菩萨！只要显灵了，我一定按过去许的愿给你老人家续三年油点三年灯烧三年香……”做完这些后，她像是有了一种寄托，长长地呼出了一口郁气。不意间，在灰蒙蒙的月光下，她又瞅见那可恨的观音菩萨被红卫兵砍去半个旁壳的惨相，虔诚虔敬的心里又凄然生起深深的怜悯与愧疚来，“造孽啊，观音菩萨，那些砍脑壳死的把你脑壳砍成这个样，神不神鬼不鬼的！”好像是她没有尽到保护这天神的天职样，难过极了。于是她又恭敬肃穆地拱手作了个揖，默默许下承愿：赶明再扯二尺红布来，把你老人家砍去的那半个头面再搭上一层……尽管那头上搭有尺厚的披红面天的红布多半是她给上的贡。

回到家里，那鬼野猫“咕呜咕”的凄啼声依还不停地叫，好像跟在她身后似的，一声紧着一声地把她送回了屋里，更加嚎得凄然。难道这神真的不灵了？她像掉了魂儿似的在屋里踱着圈儿，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她想喊醒老头子，又不忍。其实，覃道人并没有睡着，他心里忧戚戚地应着那野猫的哀叫声，微闭双眼，口里念念有词地一遍遍祷告着：“道是灾来躲不脱，躲得脱来不是灾……本徒游了南海上西山，只求菩萨神灵显，保我子孙多平安”。

2 覃道人跳大神催生

“都三四天了，城里还没带回信来？”覃道人实在闷不住了，就早早起来打开前门，朝巴河下游方向呆望了一个大早，焦急地向老婆发起问来。

“怕是犯了天忌，嗣不出来了！”大来娘不止一次在观音菩萨面前许过大愿，如果保巧花媳妇生下个男娃，她每月初一、十五给菩萨上香续连三年；如果是女丫就叫她生不下来！

覃道人剜了老婆子一眼，“人怕咒，鬼怕镇，你那嘴巴就不能干净点儿？”

覃道人是覃家三代道教世传后人，行的是神堂阴府之道，讲究的是神规礼教，最忌讳草莽粗语。恰这年是中国人不寻常的灾年，唐山大地震，又三星陨落，先周而后朱毛三大伟人相继离开人世，让世人悲痛异常，言语行动也都谨自律己。覃道人似乎最是先知先明，成天捋着他那一小撮颇显斯文的卷卷胡子，神兮兮地长吁短叹道：“天皇老子都躲不过的灾，平民百姓还能跑得脱！”好像他真的预感到了什么。同样的话，要是别人说出来，重的，“造谣惑众”的罪名让你吃不消兜着走；轻的，至少也叫众人嗤之为“瞎咧咧，放狗屁！”而从覃道人口里放出来，信不信则由你了，反正他，批也批过，斗也斗过，他还是他，他就是想那种事说那种话的人。再说他小舅子潘六在公社革委会坐第一把交椅，他的儿子覃大来又是公社红色政权中的新生力量“第七副主任”，占人。其实，人们大夺暗地里都宁可信着他。只是那年头很左，阶级斗争大批判邪火，谁也不敢公开表露。眼下，覃道人那句“是灾躲不脱”的危言，不只流传观音岩大队，也不只流传北塔公社，整个城北区的人都在暗地里传说。于是，凡在夜里听到什么野猫叫的，或类似野猫号的如鸡鸣犬吠或虫叽鸟叫啥的，都会激发神经，认为是不祥之兆，困瞌睡那心子都是悬吊起的，生怕什么时候灭顶之灾就降临自己头上。

其实最担忧的还是覃道人自己。特别是昨晚听到的野猫哭叫，使他忧焚的心更添几分恐惧。大来娘知道老头子的心思，也晓得他的固执倔德性，就知趣地到一边去倒腾那一簸箕雪白的糯

米，准备着手做醪糟给即将坐月子的儿媳妇发奶水。覃道人到底耐不住了，就一声“哎”，让老婆子停住了手上的活，“你不知去公社找他六舅打个电话问问？”

“问哪个？”

“县医院呗。”

“哦，不成，昨天听说六去城里开会了。”

“成天就是会会会的，会能叫天灵地灵？”

“天不灵，地不灵，可人灵了。你想想，不开会六能上到公社？六不坐公社大来能长进到这份？”

大来娘是实话实说。潘六是她六弟，原是观音岩大队管给猎崽牛犊打预防针的兽防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农二哥造反军”，成天把开批斗会当饭吃，就是对他的大哥哥覃道人也没高抬贵手而作为革命对象批判过，凭着他的造反精神再加上油嘴滑舌能说善辩功夫，很快成为了全公社造反军头儿。不久，又借着“一月风暴”政权革命，夺了公社的领导权，终于坐上了他原先做梦都不敢想的公社第一把交椅。后来覃大来从工农兵大学毕业回来，正是凭借着在公社当第一把手的六舅的关照才进到公社当了干部，不两个月又作为新生力量结合到公社革委会当上了第七副主任。而和他同期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王承国却还一直孤在家里修理地球呢。

“他混上‘这份’又咋样？”覃道人对儿子覃大来的长进不以为然，“没他‘这份’，我看他倒还本分些！”

“能都怪他？那些妖精娘们个个疯了似的缠他！”

“十个孽子九个坏娘！大来这不成器的孬行头就是让你给惯坏了的。”

“啥啥啥？亏你还是道行人家，总说人家嘴巴不干净，你胡诌起来没心没肺的，比拿黑棒棒锤人还痛！”大来娘生起气来不依饶，没说两句便是满脸眼水糊面。

“真是妇道人家，就晓得撒猫尿！”覃道人哀哀地叹了口气，一反常态地撕破了他那自来的斯文面孔，没好气地吼道，“人都是互利互为的。大来要是成器，那狗崽都抱几窝了，还需等到今天守着女人在医院盼星星望月亮！”

覃道人把覃家人丁不旺的气撒到老婆子身上有他的来由。覃

家到覃道人这辈已是三辈单传，加上他也只养了个独苗儿覃大来，就是四辈单传，他急家兴盼丁旺，已到忧心如焚之至，只是不像大来娘那样心焦在口里。本指望到了大来之份上，堂火燃得旺些，多有几个接香火的种，谁知接了一门又一门媳妇都成不了气候，种瓜不结瓜，种豆不得豆，恼得覃道人背地吐血。直轮到叶巧花这媳妇儿进门，覃家的屋基地才湿润些，前年过门来不久就怀上了。成日阴着脸苦着心的覃道人，竟为如此之快就点石成金的旺门喜事高兴得眉开眼笑，禁不住抿着嘴喃喃自语：“我们这一房也该着人丁兴旺了！”覃氏家族在北塔公社这一方也算得上是大族人，可为什么独独自己这一房人祖祖辈辈就这么干枯，这么清静？覃道人活过了大半辈子就总也没解开这邪门怪事。他知道从他曾祖母到他奶奶再到他娘都不肯生，有了一个后就怎么也再生不出来了。到了他这一辈，更邪门，与大来娘结婚十年开不了怀，简直把人急得要跳河。直到大来娘三十出头才生下大来，万幸总算续上了香火。有了一根苗苗，就还想顺苗顺发多冒出几根来。找八字先生煞费心思地给孩儿取了个名儿叫“大来”，就想的是他为大，后面紧接着一大串儿跟着来。结果如意美梦做了几大箩筐，莫说一串儿，半个肉团儿她大来娘也没蹦出来。无奈何，就把覃家兴旺大发的“宝”压在了覃大来这辈儿上。谁知也是白高兴一场。大来娘暗访到一个姓何的“仙姑”，掐指一算，硬说巧花怀的是个女丫。有道是“头胎怀女，难续后裔”。覃道人虽说是道教门徒，却是不会占卜起课的，听“何仙姑”这一捣鼓，就只好硬着心肠要大来女人巧花忍痛去打了胎。好在巧花生性灵便，一沾水就开花，时不过一年又怀上了，产时又巧逢闰八月，应了“闰八生娃，兴旺大发”的吉兆。这不，头八月刚过，巧花就被送进巴北城里的巴城县医院待产了。

覃道人盼孙子盼起心病，听不到城里消息倒听到野猫叫，更是让他焦虑不安，五脏不宁。于是，这天和老婆生完气，没等到天黑就让老婆关紧门窗，自己披袍上阵跳起端公（端公：一种新神弄鬼的法事，多由道人来做，过去盛行川东北一带。）大神来，为儿媳催生。他本是端公掌坛师，下有两名法师的，文化大革命一来，他的端公作法班就散了，要作法都是各自悄悄儿地跳独角神。在老伴的配合下，堂屋神龛布置一新，老君、夫子、佛像三教合一供

奉上首，下方依次摆放着观音、文昌、药王、二郎及桃花夫人、何香姑、李督军、太乙真人等等诸位神像。法坛上，香、烛、纸及雄鸡、豆腐、刀头肉、大米等敬神贡物，样样俱全，可谓神宴丰盛。覃道人庄重肃穆亦真亦如进入请神仪式，从参灶、请水、迎神、发帖到请敕、放诏、安位、叫魂，一个个法事程序都认真做来。只是不动锣鼓声响，口头唱喏分外虔诚。但见他长长一声祈神唱叫，忽地踏上了十万八千里的西游道上似的，高唱：“无虑无忧来佛界，诚心诚意上雷音。”接着三叩首后，便神兮兮地边跳边唱喏起求神道法来：“老君传诏令，弟子跪拜敬坛神；开坛弟子一声请，祖师爷下凡尘；上请三十三天界，再请空中过往神；大成至圣孔夫子，释迦牟尼现金身。太上老君骑牛来，三教圣人齐降临；观音菩萨莲台坐，文殊普贤驾祥云；文昌帝君开文翰，再请关帝武圣人。各路神仙都请到，妖孽鬼怪现原形。送子娘娘来送子，各位神仙显英灵——送子娘娘来送子呀，各位神仙你就显英灵罗——送子娘娘来送子耶，各位神仙呀请你就大显那个英灵……”覃道人精神矍铄，神颠魂迷地一唱唱到大天明。

一夜跳神，烧香磕头求神拜佛皆做尽，各路妖孽也给鸡血镇封。覃道人老两口长长地呼出了一口心中的郁气，就单等城里传回来好事好消息。

3 巧花错生女

巧花终于进产房了。可是半天过去，还没见动静。

覃大来等得不耐烦，又来到1号产妇休息室，“怎么样，雨花？”

“不怎么样。”雨花半躺半坐在床上，乜斜着的眼睛，把一张妩媚动人的脸蛋给泛上一层诡谲与讥诮的神情，跟着话儿反诘：“你要我怎么样？”

“你身子感觉好就好。”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一天八遍到我床前来，是真关心我吗？呸，你关心的是你的儿子！”

“真的是个儿子吗？”

“我还有心思哄你！”雨花昨天生产后就对覃大来说了是个男

殊死较量

孩。

“我的乖乖，”大来挨床沿坐下，抓住雨花的手，亲昵地说，“生啥气啊！我是想亲眼看看自己的种儿到底有几分像我。”

雨花眼一睃，留在覃大来左耳根子上那个米粒大的牙咬缺口又显现在她的眼前，仇火星子就又在眼里往外冒，恨不得再咬他一口。她咬了咬牙，把怨恨与仇火又吞回了肚里，不阴不阳地回答说：“你这么心急火燎的，就自个去婴儿房看呗！”“哪敢呀！你知道那些医生护士都怪凶怪恶的，我进去几次都碰了钉子，特别是那个陈医生、何护士咕噍（咕噍：川话，指瞪大眼睛表示不满，言语生硬、厉害。）得邪乎，还训斥我不懂规矩。”

“这你是真不懂的，婴儿没进母亲怀里，天皇老子也莫想闯婴儿房去随便看的！”雨花脸上不经意地掠过一丝狡黠，“再说呢，你覃大来不大不小也是一个公社的‘老七’，高矮是个头儿，这不明不白的野生儿（野生儿：私生子。）能张扬得？”

“也倒是。”覃大来一个劲儿地啄头。

“不要赖呆了，快去产房门口听你的东宫娘娘传喜讯吧！”雨花心烦地撵覃大来走。

“那你就是西宫王贵妃罗！”覃大来同时侍候着两个女人生娃，颇有几分得意与开心。

“哼，美得你！”雨花大为不屑。

“莫嘴硬，向来都是你那尾巴先朝我摆的。”

覃大来晓得的只是表面情况。雨花虽然比不上皇贵妃，但也是漂亮中的女人，自有姿色几分，加之不凡的仪态与气宇，且又聪慧过人，便在少女时就成了女花中的美女，自然也就成了不少男俊哥们想攀摘的玫瑰花。只是她个性倔犟，脾气执拗，一般难于接近她。她自己也很守本分，从巴北地区（后巴北市）卫校到北塔公社卫生院，从没在她身上生发出过飞短流长的话。谈对象找朋友一身淡然。哥王承国为这事开导不知多少回，她才答应给她引荐的一个叫曲莫元的外省籍汽车驾驶员谈。曲莫元人不差，又当过兵，政治可靠，身体好，还操得一手开车好技术，正是时下流行的“大哥大是方向盘，轮子一转就来钱”的热门职业。在旁人看来，偲雨花配驾驶员不亏。哪知正在火热头上，雨花突然心思一转，把一个热烫烫的曲莫元凉在了一边，竟和自来

根本看不顺眼的覃大来热乎起来，三天两头往公社覃大来的单身宿舍里钻，致使得覃大来不得不把新婚不久的艳丽女人叶巧花给冷落在家里守空床。亦真亦假凑在了一起，留给旁观者一连串的问号。恰在这时，得知曲莫元在长途驾车中因车祸丧生，雨花擦干眼泪，心一硬，便又巧施妙计让覃大来在自己身上和巧花身上几乎同时播下了血种。好在她原本有个曲莫元“生前留种”遮挡门面，单单蒙着个不知究底的叶巧花。不过还是给覃大来留下了话柄。

雨花听到覃大来逮她的“尾巴”说硬话，岂可由得他歪捡便宜穷得意，“怎么，你老七要赖账？照你这么说来是姑奶奶我勾引了你，你这没心没肺的好混账！我告诉你，这事弄不好，我大不了不当北塔公社卫生院那个实习医生罢了，过几年我照样可以把饭碗捡起来，或去其他地方谋个职业；可你这个有头有面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头顶上‘老七’的帽儿戴不稳不说，怀中的儿子也别想搂得住，落个鸡飞蛋打！”

“你在威胁我还是要挟我？”覃大来陡生畏惧。

“你看扁了我！既然我王雨花生下了你的血种，你我生死都有份。”

“那好，要真是个男娃，我的老爹老娘还求之不得呢！”

“要是巧花也生个男娃呢？”雨花故意试探。

“我都要！”

“不要脸！”

“我老爹老娘要的是人丁兴旺传宗接代，不是脸。”

“那你老爹老娘准定是属驴的，不管和谁搞，生出的杂种都要！”

“咋说得那样难听呢？”

“我看你牛高马大的，说不定就是驴和马交配的杂种，骡子！”

“说话莫打人嘛！你未必不知道我们家祖祖孙孙四代都是单传？”

“难怪呢，你那么将就那小母驴！不就是一个老烟花女的因种吗？看把你稀罕得！”

“不要伤人家的妈嘛。”

“甯，你心疼啦？那你还打头批斗人家哩！”

“这哪里哪嘛？那年头爹娘老子都不认的。”

“所以你这种人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坏到底了！批倒了人家娘老子，又强占人家乖女子……”雨花鄙夷的目光里透射出愤怒的仇火。

“我知道，这是你哥的恨，”覃大来不敢正视雨花的目光，把头转到一边，“他还在嫉恨我。”

“放你娘的狗屁！我哥能和你一般见识？告诉你，他所得到的比你称心得多！”雨花道。

“我看出你的心里总好像有些不烫热，所以就跟我凶。”

“我要不烫热，早叫你覃老七翻翘了！”

覃大来没听出雨花话里的怪异味，就讨好似的顺杆儿爬，“我知道你是嘴硬心软，弄巧花进城来生娃不就是你的主意吗。”

“哼，好心还当驴肝肺呢！”雨花揶揄道，“你一会说巧花生第一胎，怕难产，区乡医院不保险；一会又叨着你老娘给观音菩萨许了大愿的，八字先生也算过的，她怀的是个龙种儿，多金贵呀！要是生不下来，可了得，不就断了你们覃家的香火啦！”

“其实你这人还真有几分善解人意。”

“得啦，我好不好，善不善，反正是给你生下来了，你看着办吧！”

“放心，我会有办法的，决不亏你。”覃大来像谈生意似的，哄着雨花道，“我爹经常跟我讲，人在世上都是‘互利互为’的，你对我那么好，我会亏待你吗！”

“好啦，现在不听你白乎你爹，你该去守着你那朵‘花’了，看她到底生出的是个啥？”雨花心里最大的愿望是，叶巧花必须生个男孩，这才符合她的心计。

覃大来哪知究底，只当是雨花的美意，就不好意思道：“那可不得冷落你了。”

“去、去、去，莫在这瞎磨缠了！”雨花心里烦极了。她比覃大来更焦急，要是巧花生不出个男娃来，那她的苦肉计就白搭了。

天空落下夜幕。窗外突然雷声大作，大雨如注。覃大来躺在产房门外的长凳上，正打着粗重的呼噜。鼾声、雷声混合一体，

剧烈地震荡着产房。

今晚产房只有陈医生和何护士两个人。忽地，产房传来婴儿的“呱呱、呱呱”的嚎叫声。生出来了，终于生出来了！听那一声接一声的莽劲虎嚎，保准是个男娃，等的人，盼的人，都各自在心里窃喜。巧花心里却虚着。她生得很吃力。来县医院四天了，今晚才分娩，身子好似卸下了千斤负重。当她终于听到孩子坠地的欢嚎声时，那剧烈的阵痛一下子消失了，脸上绽出了无比欣慰的甜笑。正当她喘过一口大气，急着想看看送子娘娘送给她的男娃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时，孩子已经被抱进婴儿室去了。

巧花特别想马上证实，张口几次才把何护士叫住，“请告诉我孩子是男娃对吗？”问话声带着喜忧参半的颤音。何护士以征询的目光望了陈医生一眼，陈医生接答道：“我告诉你吧，作为母亲，生男生女都是自己身上的肉。恭喜你生了个漂亮千斤！”巧花一听，心全凉了，万分沮丧，“啊！女丫？天啦，怎么会是女……”她没魂似的，木然地昏倒在产床上，泪水牵线线地往下淌。当陈医生叫覃大来进来抱她下产床时都浑然不觉。

巧花生女未生男的消息传回北塔，第二天覃大来得到老爹老娘带进城的指令：巧花媳妇不能抱女丫进覃家大门，必须在娘家避讳一个月后请神婆“引渡”回覃家。因为啥呢？头胎生女丫犯了仙忌，违了大愿，得罪了观音菩萨。

“这是你们覃家哪辈人兴的缺德规矩？”巧花异常伤心，一把泪水一把鼻涕地拿男人覃大来试问。

“我们北塔那方不都这样吗？许了愿的就不能犯忌。”覃大来无招，只好胡诌搪塞。

“屁！许了愿的还怪我？北塔哪个规定只准头胎生男不生女？你娘她不就是你外婆的头胎大丫吗？”

“娘是娘，你是你，一茬不搭一茬，瞎扯啥呢！”

“你才瞎扯呢！既然我和你娘不搭茬，那她管我生个啥？”

“我们家的情况特殊，这你不是不知道。”

“你们家特殊就不说人话行人事吗？向你娘她是蹲着拉尿还是站着拉尿？她若不是蹲着拉的女人，你覃大来是从哪条缝里钻出来的？”巧花是第一次和男人这么吵，她感到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越吵就越怒不可遏。

“你胡吵啥？这是医院！”

“反正我不回娘家，我也没有娘家！”

“可以去你姐家，我送你。不就一个月吗！”

“你真要听你娘的？”巧花瞧着无作为的男人，泪如泉涌。

“我的家是爹娘的天下，你又不是不晓得。”

“算是我瞎了眼睛看错了人，走错了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巧花对当年的决定开始怀疑起来，后悔起来。

覃大来却不在乎。反正女人他不缺，血种眼下已有两个，金童玉女俱全，可谓开心大吉，如愿以偿。问题只是如何把雨花给自己生的男娃名正言顺。

如意与困惑交织在覃大来的心中。

4 覃大来娶了四个半老婆

覃大来最得意的是到叶巧花这女人时，他已娶了四个老婆了，加上没有公开的王雨花，也可以说是四个半。

传说解放前北塔风流恶霸蒋二爷到一九五〇年清匪反霸枪毙他时，才娶过四房女人呢，娶最后一个老婆时他已是 57 岁年纪了。覃大来想，我现在才 27 岁，比他蒋二爷还多了半个老婆，“哈哈哈哈哈……数风流人物还要看今朝哩！”覃大来自小就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做红色的太艰险，做黑色的太危险，只有做灰色的才保险，既可以随心所欲，又不用格外费力。所以他常常在梦中狂笑醒来，就总是要回味一番他年轻的灰色人生及他随心所欲与那一个个女人们的可趣玩戏。

他回想起来觉得最可笑的是第一个女人。这是父母大人给他订的“娃娃亲”。那女子叫菊，是本大队老会计的独生女，比大来大三岁。这桩婚姻是大来娘力主包办的，说她生大来晚，结个大岁数的媳妇可让当娘的早落闲。再说，小儿大媳妇，自古以来就有家发人兴的说道。没听说吗，“女大好兴家，夜为妻来日当妈”；大多少为好呢？“女大要过三，三三得九久不散。”不是还有说头吗，“女大三，抱金砖”！菊正好大覃大来三岁，这不就是福吗！那会计老两口也有自己的想头，独女嫁个独生子，谁也不亏谁，当媳妇好为人，少了家庭许多内务纠葛，任其独享清福。